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綺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一 斂念部

述意部第一

綺五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種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黧黑肌肉青瘀癥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疾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怛喪手脚潰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

脉沉脣舌乾燥耳鼻燥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燻焦熱如燒癰瘡疽腫瘡瘻潰瀾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臟如水焦膈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胃塞腑胃痞隔手足緩弱四體疼痺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噦咽舌難急腹厭背癭心內若冰頸筋喉脉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痾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奉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

以除飢寒終不為汝踵前蓄積以勞我心廢  
 求修道良由身為苦器陰是坯瓶易損難持  
 四大浮虛互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  
 以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偽身居怖畏  
 之境幽冥無量鬼神恒沙種族尤多草籌未  
 辨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舍靈並皆祇  
 響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  
 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嶮逢安寧  
 勞千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  
 相惱害誠言可錄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  
 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  
 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  
 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少寒多自冥春正

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風多以  
國夏中多風熱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西國  
微不同漢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  
秋時熱始隆盛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  
亦不同漢地也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華陰陽  
 合聚故風多何以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  
 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寒者以萬物終亡  
 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時  
 得卧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卧何以  
 故以寒多身縮三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麥豆  
 宜食粃米醞以西國麥冷諸熱物杭米等熱也夏三月  
 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粃米乳酪秋三月有  
 熱不得食粃米醞宜食細米麩蜜稻黍冬  
 三月有風寒陽興陰合宜食粃米胡豆羹醞

酬有時卧風起有時滅有時卧火起有時滅  
有時寒水起有時滅人得病有十因緣一久  
坐不卧二食無貨三憂愁四疲極五淫泆六  
嗔恚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  
風從是十因緣生病有九因緣命未當盡為  
其橫死

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為身常相侵  
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  
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地堅  
相堅相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  
脉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  
因緣生也

###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疾  
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

人侍衛若不互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  
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  
我者應先供養病人及至路值五眾出家人  
病佛制七眾皆令住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  
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為體隨順我語即  
是佛心也

若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眾病人即應覓  
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  
殮埋不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  
一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  
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摘吐出五已消應出  
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  
懈怠九無慧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  
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縛云何為

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心  
 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  
 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  
 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翻前  
 五法  
 病得速差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為父 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

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

乃往過世時有太子號口所現端正姝好從  
 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  
 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病病者答曰  
 唯王身血得療我病爾時太子即以利刀刺  
 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爾時

太子者即我身五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我身  
 施血不可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  
 華王端正姝好從園觀道見一人身體病癩  
 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療於汝病病  
 者答曰得王身體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

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惠  
 施心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  
 水尚可升量身體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  
 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姝好從宮而出道見盲  
 者貧窮飢餓隨道乞丐往趣王所爾時月明  
 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  
 得療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  
 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  
 清然無一悔意爾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  
 彌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

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又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衆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卧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爲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爲世尊三界無比

道德已備云何<sup>第五</sup>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爲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困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王令鞭此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費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爲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爲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撻杖五百餘世罪畢爲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

身是吾以前世爲其所怨鞭不着身是故世  
尊躬爲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  
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搥杖良善 妄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爲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剋心自責所  
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  
須陀洹道

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厭若自無物出  
外求之若不得貸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  
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爲病人供給  
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  
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

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  
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爲  
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  
能爲病人說法歡喜已身善法增長  
醫療部第四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  
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  
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  
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  
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之喘竭而爲焦故  
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之以  
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  
可消之災也

如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  
大患云何爲三一風爲大患二痰爲大患三

冷爲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者酥爲良藥及酥所作飯食若痰患者蜜爲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爲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徃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徃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徃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四大諸根衰損代謝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飲食時節若食食已身火不滅云何當知治風及熱水過肺病及以等分何時動風何時動熱何時動水以害衆生時父長者即以偈頌解說醫方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三月是秋三月是冬三月是春是十二月三三而說從如是數一歲四時若二二說足滿六時三三本攝二二現時隨是時節消息飲食是能益身醫方所說隨時歲中諸根四大代謝增損令身得病有善醫師隨順四時三月將養調和六大隨病飲食綺五及以湯藥多風病者九夏則發動其熱病者秋則發動等分病者冬則發動其肺病者春則增劇有風病者夏則應服肥膩醎酢及以熱食有熱病者秋服冷甜等分冬服甜酢肥膩肺病春服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則發肺病於食消時則發熱病食消已後則發風病如是四大隨三時發病風羸損補以酥膩熱病下藥服呵梨勒等病應服三種妙藥所謂甜辛及以酥膩肺病應服隨時吐藥若風熱病肺病等分違時而發應當任師籌量隨病飲食湯藥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總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構惑倒交興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塗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厭離知無常將至使與心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容依西域祇洹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號無常多生厭背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立像金色塗香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綵幡令病人手執幡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



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為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閼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斂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海迷途遂弱喪亡歸形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測臨危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訾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為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

罪又華嚴經臨終為病人說偈云十二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念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為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眾名香懸繒幡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為病者說因緣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

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乘明揚讚唄旛華亂墜宛轉目前香氣氤氳當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誅使心心相續刹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經云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於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厭供養病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縱逸不知厭足頌曰  
紫紉未可得 漳濱徒再離 一逢犬馬病

詩五

三

責育罷驅馳 既無九轉術 復闢萬金竒  
不看授鹽掌 唯夢蓮華池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部

晉歐議曹掾 陳國袁無忌

沙門康法朗 沙門安惠則

沙門竺法義 宋羅瓊妻費氏

江安令王文明 吳興李清

沙門曇穎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善

唐薛孤訓 沙門徹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

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旛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經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

差

右此一驗  
出靈鬼志

詩五

十三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往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恠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署明月朗見之綵衣白莊頭上有范錕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錕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錕及釵牙梳並是真物掘壞井得一楸棺三

分井水所漬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

燥處堊之遂斷

右此一驗  
出志惟集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爲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且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真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弁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

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sub>山</sub>為大法師道俗宗之<sub>此右</sub>

一驗出  
真祥記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

續五

十四

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練寫大品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

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賈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sub>一右此</sub>

出梁高  
僧傳矣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剝出腸胃瀦

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

續五

十五

君與義遊處義每說其事輒慄然增肅焉宋羅興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違懼屬續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

死也既而睡卧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窓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瓊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卧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妊身將產莖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鷄剗洗已竟鷄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

右此三驗  
出述異記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叅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二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兩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

與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  
 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為善歸命佛  
 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  
 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  
 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忘正失法  
 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  
 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  
 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  
 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  
 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  
 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  
 鼻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  
 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  
 勤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詩五

七

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  
 獨絕穎嘗患癰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  
 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  
 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  
 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  
 除涎唾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  
 唾以傅癰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  
 瘡痕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  
 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後卒所住年八十一

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  
 遇疾轉篤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  
 已積日忽為現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  
 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  
 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

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  
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

右此一驗  
見幽明錄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  
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

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  
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  
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  
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  
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

十餘矣

右此一驗  
出真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  
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  
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  
米粒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

覺為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

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之以大

業初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絳州

僧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

行不見後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振

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甕出于外骸骨如雪

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舌骨兩

以為塔

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

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

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

前悔過所得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

生

唐鋒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

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

